



大兴安岭中,有两座小城以寒冷著称,一座是黑龙江省的漠河,被称为中国的北极;一座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被称为中国的冷极。每年冬天,根河总会因为寒冷而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有一年,根河的气温达到零下58摄氏度,这极寒的气温,便是来自得耳布尔的监测数据。

今年的暑期,因为寻找《大金王朝》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我来到了根河,同行的有我的家人及助手。随后,在朋友们的推荐下,我来到了得耳布尔。从炎热的武汉骤然来到这里,感觉我的新陈代谢都停顿了。一些表达气候的词语在这里用不上了,比如说“酷暑”“炎热”“湿润”与“蒸夏”等。一个人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理解不同经度与纬度之间环境的巨大差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这肯定是一个离开故乡之后对异地的赞美。

这一天,当我随着热情的主人登上卡鲁奔山的山顶,便有了那种身在异乡却不忍离去的感觉。

得耳布尔是根河市的一座小镇。在其境内,有两座山比较有名,一座叫什路石卡山,一座就是眼前的这座卡鲁奔山。这两

卡鲁奔山上的遐想

熊召政

个山名都是鄂温克族语,前者意为“萨满苏醒的地方”,后者为“闪闪发光的石头”。这么说,卡鲁奔山应该是一座石头山,但我却看不到一块石片,脚下全是松软的腐殖土,以及长在土层上面的艳丽的花草。我站在装有护栏的山顶边缘极目眺望,眼前是一片极为辽阔的湿地。得耳布尔河在湿地中蜿蜒。这种蜿蜒,是蒙古高原河流特有的形态,它的弯曲,有的地方如精致的蝴蝶结,有的地方如舞动的彩绸,整体上看极为粗犷,局部又尽显飘逸。蒙古草原上的河流大大小小多达三千多条,可是你却很少能见到沙滩。水波吻着草,吻着花平静地流过,由于频繁地弯曲,河水也就不可能释放它的野性。看到草滩上奔驰的骏马以及更多的,闲得无聊的马群,你就会觉得,宁静的草原过于善待了它们,同河水一样,它们蓄积的野性无法释放。

穿过辽阔的湿地,又是一脉错落有致的青色山峦,从苍郁的颜色来看,那山脉上也是森林密布,我想象着森林中到处生长的蘑菇以及林间隙地里猎人们留下的地窖子。

在家里最旧的那一套上下册的《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还是我进小学后先祖父领着我,到复兴公园门口当时设在那里的一个很小的书刊门市部里买来的。大约祖父认为小孩到了这个年龄,可以系统地看一点大部头的中外的名作了。他也想得很周到,特意去买来一部新的,可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书的起头了。

三国首回,除了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外,曹操也出场“露了一脸”。小孩子读书,注意点与大人不一样。我记得当时翻开三国,读那第一回,却奇怪地比较了一番出场人物的身高。玄德是“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翼德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关公是“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么,在刘关张中,关公最高大,张飞次之,刘备比张飞“矮个半头”。读到回末,曹操出场,曰:“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这样比较下来,曹操的身量,更比玄德“矮个半头”了。这个真是有趣,所以一直记到现在。

后来杨绛先生记写《围城》的钱锺书,知道锺书先生小时候读中国的古章回小说,也喜欢做类似的比较,但他比的是各本小说里英雄手中兵器的分量。杨绛先生说得很幽默:“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过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我们在天津时,他和我讲哪条好汉使哪种兵器,重多少,历历如数家珍)。妙的是他能将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

小孩子自有小孩的风趣,如今想来实在是难得。

在来的路上,我曾下车,在热心的陪同者引领下,去看过几处地窖子。有一处地窖子非常大,生火烧饭的厨房与居住区是分开的,厨房里修了石头垒起的孔道,让烟匍匐着排向河边。

陪同者有着“考古”的爱好,他认为这是成吉思汗的骑兵留下的,为了不被人发现,才如此巧妙地把炊烟排入河中。但是,从蒙古人的生活习性 with 地理角度讲,这些地窖子应该是女真人留下的。大兴安岭是女真人的传统地盘,建立金国后,女真人在大兴安岭与阴山之间修筑了一条金界壕,这个地窖子会不会是金国守壕戍兵留下的呢?同行中有一位考古学家,他证明了我的猜想,说这个地窖子的建造方式完全是金国的形制。

卡鲁奔山是一座4A级景区,这个景区的设立不是因为卡鲁奔山本身,而是它脚下的这一大片湿地,准确地说,它是一座湿地公园。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座卡鲁奔山,你就无法看到湿地公园的全貌。

有人说,阳光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底下发生的事虽然层出不穷,但却大同小异。这话对不对。对的是凡事都有规

律可循,不对的是逻辑思维不能涵盖生活的全部,就像我现在站立着的卡鲁奔山,它既是一座湿地公园的配角,放在更广大的区域,它无疑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角。

它既是根河与额尔古纳的界山,又是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的结合部。从这里往北走,是大兴安岭绵延无尽的森林,一旦钻进去,将会“迷不知其所以止”;往南走几公里,便是一望无际的葱绿草原,无论哪里,都是你的视线最宜停落的地方。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站在卡鲁奔山顶上,我觉得历史并不重要了;我是一名诗人,在卡鲁奔山的小路徜徉,我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写诗而是深深地呼吸;我是一名旅行家,走到卡鲁奔山,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应该建一个木屋度假村,在这个森林、河流、绿草、花海簇拥着的地方,夏天沐浴着惬意的凉风亲近云海;冬天披着裹着童话一般的热忱拥抱冰雪。当然,更有趣的是,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坐上一辆爬犁在山路或原野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拉着爬犁的,可以是狗,是马,更别有一番风情的,是让一只鄂温克人培养的驯鹿替你拉着爬犁。在这里,无论你怎样搞怪,鹿也不会责备你。在鹿车上,穿森林,入花海,涉冰河,度过一段非常浪漫的游牧时光。

亲爱的朋友,这应该算是阳光下的新鲜事儿吧。

汪涌豪作

我是一名退休老师,在职时每当新学期接受新班级为新同学点名时,常遇到姓名中有不识的生僻字。有的老师就采取了一个取巧的办法,点到不认识的或没有把握的字时,就跳过去,待点名完了,再问:“有没有谁漏掉了?”被漏掉的学生一定会举手,自报家门之后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然而,被姓名中的生僻字为难的不只是教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电脑的普遍使用,倘若姓名用字过于生僻,那么在许多场合都会遇到障碍,造成困难。

近几个月,在由于疫情严重而导致各类检查甚至封控的情况下,姓名中倘若用字过于生僻,情况就会更为严重。譬如,如今许多场合都要审查核酸检测的记录,记录在哪儿?在“随申码”。可是,有的人名字进不了“随申码”,身份证扫不出。而这是几乎天天要使用的,马虎不得啊。于是有些当事人就求助于新闻媒体,《新民晚报》的“新民帮帮忙”就曾出面协调,替不少人解了难。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姓名中用字过于生僻的虽然只是少数人,但对于一个有着2500万人口的都市,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绝对数就绝不能小看了。于是,许多人呼吁有关方面协调各方,建立统一的字库,就确实迫在眉睫,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了。

然而,转念一想,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根源在于何处呢?应该说是在于起名者一方。谁让你用那么生僻的字呢?姓氏先不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名字总是自己一方起的吧,或父母亲属,或老师、前辈,乃至央求名人,不管谁起,你或者父母总是同意的吧?

中国人的姓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情况相当复杂。就从近代说起吧,有叫“阿狗、阿毛”的,有叫“老大、老二”的,这大约都是一般人家;更多是用“富贵、发达”或者“太平、安康”的,表达了一种愿望;也有叫“建国、援朝、文革”的,打

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些一般都不大涉及生僻字。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要不凡响、标新立异,一种是要显示文化修养,尽往故纸堆里去翻拣。譬如,女孩子名字里喜欢用女字旁的字,以前多用“妹、娣、娟”之类;后来为了避俗,逐渐改为“娜、媛、姝(shū)、媛(bá)”等字,有的就不大好认了,但字典上、字库里还能找到;待到用上“娟、娣、媛、娟”之类,就让多数人为难了,有的字库里也找不到了。

当然,情况也有变化,如“赆”这个字,以前很生僻,但它“有文有武又有钱”,用的人多了,就传开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喜欢用繁体字和异体字,如“鬻、眷”之类也有人用了,自然是够生僻的;如“韻”已统一写成“韵”,仍坚持用就有些自找麻烦了。

至于说到姓,那就更复杂了。我建议能否仿照地名用字,把一些生僻字并掉、取消。如“瀋阳”改为“沈阳”,“盤屋”改为“周至”,这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了,也用得不错嘛。其实,大寨的“寨”,原是“砦”字,后为推广改用“寨”字也就行得通了。当然,姓氏改字是件大事,要发动各界人士充分讨论,谨慎从事。

这里对姓氏使用一方谈到较多,因为这是问题的根源,而且尚未引起广泛重视。

譬如,公安派出所姓名登记、发放身份证时就应当引导和把关。当然,最好在改造统一字盘的同时,像有的国家那样,制定一份“姓名用字范围表”,可由易到难,把用字分为“常用”与“非常用”两类,后者再划分为“较生僻、生僻与极生僻”等类别,采用“通用、不提倡用和禁用”等不同态度对待,至于表外的字,就一律不予理睬了。这是一项大工程,望有关方面为民造福,付诸实践。

总之,要双向努力,这事才能办到、办好。

要双向努力 ——姓名中生僻字之我见

过传忠

孟德比玄德矮了半头

李荣

因为帮忙朋友的缘故,和两个加拿大的华裔小朋友一起读她们的暑期作业:曹文轩的作品《青铜葵花》。小朋友每周跟着学校老师布置的题目完成阅读,我也想起了我以前的暑假作业来。

大多数暑假作业单调乏味,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各科老师轮番登场,发下一堆需要完成的试卷外加一本不算薄的《暑期生活》。《暑期生活》的规划很科学,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问题,可是小朋友们的时钟不这么运作。有时候出去玩上一个整天,回到家倒头就睡,当天的作业就落下了,如此循环往复,到了八月底,发现自己才写到七月中。愧疚谈不上,更多是“怎么办”这种现实层面的考



时尚



希腊圣托里尼岛日出 (油画) 汪涌豪作

鸳鸯湖

蔡旭

难怪世上的鸳鸯已很少见。它们是不是都跑到贵州南江大峡谷来了?一个十公里长的鸳鸯湖,足够容得下千万对鸳鸯。成千上万野生鸳鸯的到来,足够给高峡平湖命名。这里绿水青山,风和日丽,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况且夏凉冬暖,最适合生长温馨的爱情。这一天,我乘着游艇在湖上游览。一大群鸳鸯在湖上掠过,惊喜了一船的呼喊。时而蜻蜓点水,时而蝴蝶翩跹,时而展翅飞翔。一个多么幸福的世界,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这时,我才醒悟它们是会飞的。是的,没有翅膀,怎能冲破牢笼,一遂自由的心愿?我偶然扫瞄了身边的人群。不知为什么,大多同我一样是单身而游。另一半未到,不知是没有机会,还是没有意愿。同游的人,都把这里作为徒步南江大峡谷的终点。来到这里,或许,只是为了羡慕别人的恩爱。或许,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夙愿。

量,好在同学间问过一遍,会发现自己的拖拉实属“正常”。班里总有个同学特别神通广大,会弄到一本《暑期生活》的参考答案,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我们就相互借阅,一本答案只能在一家待上半天或一天。我比较幸运,有两个比我大几岁的表哥愿意来充当“劳力”。于是,他们一个负责《暑期生活》,另一个和我帮忙活其他试卷。到了返校日,我总是自信满满地递交作业,很奇怪,从没有老师质问过,怎么笔记不一致?作业几天后发还,红笔勾写了大大的“阅”字。

这种方法实在不好,小朋友们不要被我带坏。然而,在那些个夏天里,确实有一些暑假作业时常叫我

惦念。有一年,美术老师让我们存下冷饮棒,而后自己搭一幢小房子。我们可来劲啦,终于有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要父母把冷饮塞满家里的冰箱!很快我们发现,平常在上海人家发

有些光阴应当被“虚度” 钱佳楠

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开学的第一堂美术课。我还记得那堂美术课在下午,中午散步回来我照例往自己的板凳上一坐:“咄”的一声,同桌搭建的三层楼别墅在我的屁股下垮塌。我很内疚地看着同桌,连声道歉,同桌顶着“上海男生”的压力,落落大方地说“没关系”,但眼圈红红的。唉,如果能重见当年的同桌,真想至少请他吃顿饭。

小朋友们其实不喜欢被当成小孩看,愿意担当责任,也希望得到信任。有过中小学教师经验的人都知道,有时候让一个调皮的孩子去当班干部,他会改头换面。我在加州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说小时候很讨厌英语,觉得即便学了平

时生活也用不着。中学时,他的父母出国做访问学者,想让他和奶奶暑假来美国旅行。父亲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奶奶年纪大了,没出过国门,也不懂英语,一路上你要负责照顾她。”于是,十二三岁的他就认认真真做起准备功课来,过海关时回答问题的,机场里转机全由他一手包办。在这之后,不仅是英语,他看到了各科知识的功用。

更多个夏天,我荒废在看电视剧,玩游戏,和表哥们出门历险以及看闲书之上。有时候想,不同的“虚度光阴”的方式滋养了各人的性情。有些光阴也应当被虚度。这么想来,学校老师在看到笔迹不一的作业之后,并不挑剔,只是打上一个“阅”字,其实是需要智慧的。

七夕会